

人生之路

孙世方 著

四川文艺出版社

人生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孙世方
著

路

四川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人生之路/孙世方著—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04.10

ISBN7—220—02776—1

I.人… II.孙… III.回忆录—中国—当代

IV.I36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4)第093896号

责任编辑:成文
责任校对:成武

封面设计:成文
版式策划:闻杰

出版:四川文艺出版社(成都盐道街3号)
印刷:成都前进印刷厂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6.88 字数180千字
2004年10月第1版 2004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500册

ISBN7—220—02776—1/I 364

定价:20.00元

一路风雨一路歌

——《人生之路》序

闻 杰

秋日上午，很安静。隐约的蝉鸣，让平静中添了些许赏心的律动。阳光很亮，像我的思绪。

在这样一种情境中，我读完了《人生之路》的最后一行文字，是惊奇？是感动？是心湖上一层微微荡起的涟漪？我说不清楚。

62岁的作者；18万多字的书稿；1个月的写作时间；每天6000多字的写作速度；这，对于我来讲，无疑是个奇迹。

我是在阅读岁月，阅读我曾经经历过的和未曾经历过的岁月，阅读一个花甲之人的苦涩与艰辛、奋进与拼搏……

在我阅读这部书稿的时候，我尽量作为一个普通读者去观察和评论，而不是作为作者的直系亲属去体验或回忆。尽管在我和作者之间亲情的血脉一直从不间断地涌动着。

无可否认，这是一本“自白式”的书稿。

“自白”说起来容易，做起难。真正要做到“自白”，就不能有任何的掩饰和虚伪，更不能歪曲和篡改。自白，就是自己内心的独白，对天空、对大地、对亲人、对朋友以及很多人、对过去和未来坦露一切，坦露出一个真正的自己，这需要真诚、需要勇气，更需要没有功利和俗气。

我认为，作者做到了这一点。

我不想从美学的角度和理性的目光去评介这部书稿，我只想用感性的思维 and 个人的体验去品读它。

一个人的成长轨迹，与其说是时间在沉淀着什么，倒不如说是生命中飘坠的一个个排列有序的音符。

从童年的痛苦与磨难到少年的艰辛与憧憬；从青年的坎坷与追求到壮年的曲折与奋进；从中年的拼搏与奉献到老年的宽慰与夙愿，作者向我们展开的是一条生命行进的路线，沿着这条路线，我们看到风雨中作者不断跋涉的身影；我们听到的是作者放飞的生命之歌！

作者在童年这部分中，用较为细腻的笔墨向我们描述了他刚出生时，因没有奶水差点夭折和后来又患上了“肿脖子”病又险些送命的两个细节，让我们既感叹那个年代恶劣的生活遭遇，又让我们感到作者童年的苦涩。

作者是伴随着对知识的渴求却无法完全实现的无奈而走过少年时代的，在这其中，我们体验到的是一种精神，一种执著的精神，这也许就是后来作者不懈掌握知识的原始动力吧。

作者的青年时代，是书稿中最为精彩的一部分。它是由北大荒谋生和军旅生涯构成的。

在这一个时期，中国的经济形势与政治形势都在经历着一次次巨大的裂变。但作者在书中并没有去进行环境渲染，而是把自己放在这种特定的历史时期、特定的环境中，写自己的生存经历和创业过程。如作者在写自己在北大荒恶劣的自然环境中艰难求生以及参军以后冒“枪林弹雨”送稿、顶狂风暴雪采访等等，都在向我们展现那一代人的生存意识和信仰观念。这些无疑都留下了那个特定年代的痕迹。我们不想去谈政治，对于我们这些芸芸众生来讲，政治虽然与我们若即若离，但，我们却永远看不清它

的真实面目。我们只需要透过作者的叙述，感受到在那样的年代里，作者顽强的意志，奋进的精神——这些人类在不断发展中必需的永恒的精神状态！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但对于作者来讲，则是在忧患中求生存，在安乐中不松懈斗志。壮年、中年、老年，随着国家形势的发展，作者的个人生活以及生活环境逐渐好转，但作者始终保持昂扬的斗志和积极进取的原动力。作为一个国家干部——作者在纷繁复杂的社会环境中，把勤政为民视为自己职业的第一需要，为优抚工作呕心沥血。这些经历，我曾经在《伴着岁月的脚步》一文中就有过一些详细的描述，但更多的却留在了作者的同事、领导以及他所服务的众多对象的记忆中，“雁过留声、人过留名”，作者用自己独特的人格魅力印证了这一点。

副篇中的《我的婚姻》、《我的老伴》、《我的岳母》、《我的战友》、《我的同事》等篇目，则是作者向我们展现他对待亲情、爱情、友情的独特态度，从中也蕴含作者在人與人之间交流中的人情之美。

这部书稿，在思想上是深刻的，材料上是翔实的，语言上也不乏生动。特别是主篇中“童年、少年、青年、壮年”部分，在笔法上，作者一改往日的工作总结式的笔法，变成了详细的叙述、细腻的描述、真挚的抒怀三者巧妙结合的写法；用细节吸引人，用生动的笔墨感染人。副篇中的《我的婚姻》、《我的老伴》、《我的岳母》三篇同样也运用了生动细腻的描述，讲述了鲜为人知的故事。

本书语言上的另一个特点，就是作者在叙述中经常运用自编的一些打油诗对当时的一些生活状况与境遇进行形象、生动、凝炼的描述，读罢，不禁让人赞叹作者老练、张弛有度的语言功力。

但也应该看到，在主篇的“中年、老年”和副篇中《我的战友》《我的同事》等篇目中，作者在形式与语言上还是隐含着一些工作汇报式的习惯。缺乏细腻的描述，概述性的乏乏的叙述不时出现。但这些绝不是求全责备，任何事物都不可能完美，否则就不会出现“缺憾美”一说。

书，就这样一页页被翻过去了。一本书如生命。生命正如一本书。

这是一个花甲之人生命的进程史、心灵史；是苦难、酸涩、艰辛、追求、奋进的人生记录。

风雨人生六十年写真。是这部书稿最准确的定位。伴着一路的岁月风雨，作者吟唱的是一首酸涩与艰辛、追求与奋进交织的人生骊歌；或哀婉或低沉；或深情或高亢。在倾听中，我们品出了曲的旋律、词的内涵……

又一个秋日。早晨，我终于收笔了。窗外，阳光，灿烂依旧；天气，爽朗依旧。我知道，这灿烂与爽朗也包括此时的心情。

2004年8月21日于怡言斋

目 录

一路风雨一路歌(序)	闻杰 1
------------------	------

主 篇

引言	1
童年: 痛苦 · 苦难 · 磨难	3
少年: 艰辛 · 憧憬 · 梦幻	12
青年: 坎坷 · 追求 · 奋战	29
壮年: 波折 · 奋进 · 信念	87
中年: 困惑 · 拼搏 · 奉献	125
老年: 遗憾 · 宽慰 · 夙愿	147
回眸: 品味 · 畅想 · 感悟	165

副 篇

引言.....	170
我的婚姻.....	171
我的老伴.....	183
我的岳母.....	188
我的战友.....	195
我的同事.....	200
我的心语（后记）.....	208

引言

人到老年，有一种怀旧的心理，总要念想走过的时光，品味人生的苦辣酸甜，感悟社会的变迁。这大概就叫做温故而知新吧！我也有同样的心境，特别是退休之后，这种心境愈发强烈了。不过退休前这种心境还不怎么强烈，因为整天忙工作、抓业务、写材料；没有时间，也没那份精力去回顾什么，思考什么，联想什么。

退休以后，有了空闲时间，尤其是和老同事、老挚友结伴散步，逛街闲聊，大伙在一块儿话人生，谈变化，讲感受的时候，听到他们那些肺腑之语，愈发勾起我的怀旧之感和悟新之意。这个说：“咱们这一代人能苦熬着过来，顺当地走到现在不容易呀！”那个讲：“看看今天社会的变化，瞅瞅儿孙们享的福，想想咱们发小年轻时候遭受的苦难，如今赶上了改革开放的好时光，退休后过上舒适的晚年生活，知足了。”

老友们这些发自肺腑的感悟之声，愈发促使我静心宁神地对自己六十多年走过的人生道路去回眸、去联想、去遐思；半个多世纪的岁月脚步，几十年的生活旅途，六十多年的人生之路，细细咀嚼起来，别有一番滋味。

在六十多年的生活旅途中，我与诸多同龄人一样，有过痛苦与磨难；有过憧憬与梦幻；有过艰辛与磨砺；有过坎坷与曲折；有过困惑与警醒；有过奋进与拼搏；有过许许多多人生的经历值

得回味，值得向后人诉说。

六十多年的人生阅历，六十多年的奋斗历程，留下许多与苦难抗争的印记、留下多少跋涉风雨的疾进步履。追述六十多年的人生旅程，感悟苍桑变化的复杂人生，就愈加引发我去打开人生记忆的闸门……

童年：痛苦·苦难·磨难

我的童年生活是痛苦的，是在苦难的煎熬中度过的。抗日战争时期的一九四三年农历正月十三太阳刚露头的时候，我出生在长山北部山区大何家屯河沟沿上的一个贫苦人家，就是现在的长山镇陶家村一组。那个时候，日寇铁蹄蹂躏下的东北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穷苦的老百姓，不仅遭受到地主老财的剥削压迫，还深受日本帝国主义的奴役之苦，我们家同其他穷人家一样过着衣不遮体，食不饱肚的苦日子。那时候，我们家太祖父、祖父、伯父母、父母、两个哥哥和我九口之家，栖身在透风漏雨，几间低矮破旧的茅草房里，租种地主家的几亩薄地，每年到秋，除了交租子，所剩无几，全家人只能吃糠咽菜苦苦度日。遇上灾荒之年，穷人家的日子就更难熬了。盛夏烈日，弓腰曲背的穷人家大人们在地里耨地，不尽的汗水流淌在黝黑的脊背上，赤头露脚、破衣褴衫的穷孩子们一把汗水一把泪水地挥着放牧鞭子，在山坡上，野地里，河沟边为有钱人家放猪放牛，而地主老财家的老爷们、老娘们、大姑娘、小媳妇、少爷小姐们却摇着蒲扇子，在村头道边的树荫下避暑纳凉，嬉闹玩耍。名人诗句中描述的“烈日炎炎似火烧，野田禾苗半枯焦，农夫心里如汤煮，公子王孙把扇摇”的情景，正是那个时候穷苦百姓和有钱人家生活的真实写照。那时，当地一首民谣里所唱的：“富人家四合院，大苇房，隆冬数九暖洋洋，绫罗绸缎穿身上，嘴吃鱼肉肥满肠；穷人家茅草

屋，破窝棚，寒冬腊月成冰房，身上无衣刺骨凉，肚里无食饿断肠”也形象地比喻了那个时候地主老财与穷苦百姓不同生活境况的巨大反差。

人世间，生儿育女，添丁增口，是标志着一个家庭人丁兴旺、有好日子过的兆头。可那个时候，却是富人生子全家乐，穷人添口父母愁。我母亲生我的时候，也是生第七个孩子了，大哥二哥相差一岁，大哥出生之前，母亲已先后生过两个孩子都没活下来，头一个孩子“落草”（注①）没睁眼就“草迷”（注②）了，第二个生下来没几天就“抱谷草”（注③）喂狗了。在我之前，母亲生过的我的两个哥哥也没养活，到我出生的时候，父亲唉声叹气：“又多了一张嘴，要养活这孩子难呐！”母亲面对我那青筋胀肚，骨瘦嶙峋的幼小身躯，眼噙泪花声音低沉：“孩子他爹，咱俩再难，也得把这孩子养活，可不能再让他‘丢’了。”为了我能好养活，父亲到丈母娘家打“喜”，我的外祖母愁得没东西可给她这个刚生孩子的女儿，就让我父亲带回一个旧衣服“扣子”和一个铜缸盆用的旧“铁锅子”，并给我起了个“小名”（乳名）叫“扣锅子”，意思是想能把我“扣住”、“锅上”，不能“跑”了“丢”了。这只是那个时候穷人家的父辈们奢望新生儿女活下来、能够长大成人的一种愿望而已。可那时候，我们那个九张嘴的穷苦人家，大人们连口饱饭都吃不上，还有什么能力去保住我这个幼小的生命。

母亲怀我的时候，因严重缺乏营养，那个时候穷人家的孕妇哪有什么好吃的去补养身子，所以我生下来，母亲一滴奶水没有，一连天几天饿得我蹬跹着两条小腿哇哇直哭，没法子，母亲只好用干瘪的奶头堵我的嘴，也止不住我叫饿的哭声。父亲面对黯黯油灯，看我那饿急了的小嘴把母亲没一滴水可吸干瘪的奶头揪得老长的可怜样子，紧缩愁眉喃喃自语：“这孩子怕是活不成了。”

在我幼小生命将要夭折的时候，幸好屯子里几位生孩子不长时间、还有一点奶水的穷人家婶子大娘，这个抱家去喂上我几口，那个登门让我吸上几口，俗话讲“地里黄连苦连根，穷人都有同情心。”为能帮母亲保住我的小命，穷街坊苦邻居，这家给瓢苞米面，那家给碗饭“沫洛”（注④），凑合着把我养到满月，母亲就又从家里大人们嘴里省出点苞米面，煮成面糊糊为我充饥，伯母也隔三差五的，用省攒的几颗花生豆，嚼烂乎了，一口一口地亲口喂我。就这样，在乡邻们赐舍和母亲、伯母的精心喂养下，总算保住了我幼小的生命。

待我长到五岁时，也就是一九四七年的冬季，我们家从大何家屯搬到大庙山下的关家屯，就是现在的长山镇卧龙村三组。兴许是穷人家的孩子记性好、懂事早，在我们家搬到关家屯那年冬季快进腊月门了，我当时蒙蒙胧胧地听大人们在一起议论什么叫“刮大风”斗“恶霸”，分“浮产”，也曾一连几个晚上亲眼看到父亲和伯父各自手拎着一根胳膊粗的木棍子，身穿喷有血迹的衣裳回家，听他老哥俩背地里嘀咕：“这乱棒子揍‘恶霸’真解气儿，打得他们不能‘翻身’，这回咱穷人可要‘翻过身’了”。

经过土地改革，土改的春风吹到了山乡贫苦人家的家门，我们家同其他穷苦百姓一样，看到了新生活的曙光，品尝到了土改胜利果实的滋味，我们家分得了房子和土地，一家人的生活也开始出现了新的生机。

常言道：“破船刚撑行进的帆，偏又遇上了顶风的浪。”正当我们全家刚要往好日子上奔的时候，一九四八年，翻身后的农民又遇上荒年，由于严重干旱，地里的庄稼几乎颗粒无收，我们一家人吃了上顿没下顿，到最后连菜汤都喝不上流了。那个时候，在我幼小的心里虽然还不懂什么替父母分忧，可也知道可怜父母

了。在我跟着母亲到人家地里去偷撷黄豆叶子准备回家煮着吃的时候，我悄声地对母亲说：“妈，你别进地，找个没人看着的地方等着我，我人小，顺着地垅沟爬着撷，人家看不见，我还能多‘撷’点，咱们全家还能多吃上几口。”母亲眼圈含眼泪地小声叫着我的小名（乳名）：“俺扣锅子懂事了，知道疼妈，帮妈了。”

为了填饱全家人的肚子，闹灾荒那年，我们全家老小，不仅偷撷过人家地里的黄豆叶子吃，还吃过苞米骨子和花生皮磨成的面和野菜做成的菜团子，连苦涩难咽的橡子面，我也和大人一样用它去充饥。记得当时吃了母亲用苞米骨子面烩的“饼子”，肚子胀得屙出不屎，憋得我用小手捂着脘直叫唤，没办法，爷爷心疼地用他那颤抖的食指从我的肛门里一点一点地往外抠，母亲在一旁看着直抹眼泪，父亲蹲在一边抽“闷烟”，喘“愁气”。我们全家就这样与饿魔抗争着，相互支撑着，度过了灾荒饥饿之年。我也又一次逃过了生命夭折的劫难，生存之“神”再一次把我“扣”住了，“锅”住了。转过年秋天，解放后的农村大地风调雨顺，庄稼获得了好收成，农民们被饥饿困扰的“愁云”消散了，我们家的日子也开始抬头了。

也许我这个人生下来就是遭难受苦的“命”？经过的难事多，遇着的“坎”也多，饿“魔”死“神”也总是爱缠缠我，也许人生道路就是这样，爬过了一座座“山”，又要翻越一道道“岭”，总是要经受艰难困苦的磨难与煎熬，在艰辛生活路上跋涉，在沟沟坎坎上行进，在同饿“魔”与死“神”抗争中求生。

当我长到七岁的时候，懂事也多了点，那时候，别看我年龄小，可常干一些大孩子的活儿，因为常在母亲身边转，慢慢地学会一些家里的零碎活儿，时常帮母亲刷锅洗碗，烧火做饭，推碾子拉磨，自己洗衣服补袜子，帮母亲照看照看弟弟妹妹。每逢我

在冰冷的小河沟里为弟弟洗尿布的时候，母亲总是心疼地抚摸着我那冻得通红的两只小手责怪我：“一个小小子，光想学干些小姑娘的活儿，长大了能有什么出息？再说，妈还没老呢，这点家务活还能干过来，用不着你这个小手小脚地跟着忙乎，不是不让你插手，是妈舍不得你这把还没长成棒的小嫩骨头哇！”我小拳头一举，小胳膊一伸，撒娇地对母亲说：“你别管是小小子活，还是小姑娘的活，我这条小命是妈给的，小骨头是硬的，累不坏，什么活多学点，等我再长几岁，力气大点，还能帮爹妈多干点活，那才叫有出息呢！”

正当我依偎在母亲的怀抱里，在父辈们艰辛呵护下，健康快乐地在童年生活道路上奔跑的时候，死“神”又一次盯上了我，一场病魔降临到我的身上。记得我七岁那年夏末初秋时节，不知什么原因，我突然患上了一种叫“白喉”的病，乡村土医称是“肿脖子”，把我折磨得吃不进东西，睡不着觉；咽喉肿胀得喘不上来气儿，憋得我炕上直打“扑搂”（注⑤），全家人急得跺脚搓手，父亲外出问偏方，为我寻土药，母亲出门求“巫医”找“神汉”为我“卜卦”“算命”，爷爷背着我在院子里转悠让我凉凉风，透透气儿。那个时候，医疗条件差，贫穷百姓也没钱把家里的病人及时送到医院去救治，特别是山沟里穷人家大人小孩生病了就更无力去请医买药了，碰上头疼脑热，伤风感冒，身上哪地方肿了，拔拔罐子，喝碗姜汤，用烧酒搓一搓，揉一揉，顶一顶，就抗过去了。病重一点不是求偏方，用土药，就是去卜卦，找算命，不但治不好病，而且使病情愈发加重，有多少老幼的生命，被无情的病魔夺走了。

在我患病的那几天里，什么偏方土药都用过了，“巫医”也请了，“神汉”也找了，病还是不见好，一连四五天口饭不进，滴水

不沾，全家人眼瞅着我被病魔折磨的痛苦样子，心急如焚，又束手无策，母亲只好白天晚上抱着我哽咽，无奈地对我父亲说：“这孩子的小命，看来这回是要保不住了，生下来和闹灾荒那年没被饿死，这次没准，真的要被这个缠手的病给折腾死了？是死是活，听天由命吧！”街坊邻居的婶子大娘也开导我母亲：“永林家的啊，（我父亲名字叫孙永林）你也不用后悔，穷人家的孩子就是这个命，什么‘扣铜子’不‘扣铜子’，俺看这回‘老扣子’（那时乡邻们叫我小名叫习惯，叫常了，把“铜”字就去掉了简称叫我老扣子了）的小命是‘扣’不住了。”

可能是我这个人人生来“福”大“命”硬，“阎王爷”不敢领。就在我被病魔折腾了几天后，我的病奇迹般的好了；脖子肿胀的病状渐渐地“消”了，能咽下东西，喝进水了，喘气也匀溜了。看着我的病一天天地好起来，父母脸上“愁云”没有了，乐得母亲对四邻说：“俺老扣子这孩子命大，不该死，抗折腾。”父亲也乐呵呵地叨着烟袋到地里去干活了，爷爷又能领着我到亲戚家串门了，我也又能跟着两个哥哥到野地里去玩耍了。

到了一九五〇年秋，我八岁了。按说，我到了上小学的年龄，应该走进校门，踏上求学的道路。然而在这一年，我的学却没上成。是不幸的“命运”阻挡了我求学的脚步。那一年，正当我的父母日出而作，日落而归，带领全家人往好日子上奔的时候，突如其来的灾祸降临到我们那个经不起“霜”打的贫穷人家，父亲因上山砍柴，往山下拖柴禾的时候，不幸跌入山谷，摔断了右腿筋骨，瘫倒在炕。这真叫“福神”刚要迎进门，“灾星”又落穷人身。家里的“顶梁柱”垮了。父亲原本是一个扬场垛垛，赶车扶犁，样样农活拿得起、放得下的庄稼地里的“把式”，一个一二百斤重的粮包，不用别人“搭肩”，自己扛起来就走的棒劳力。活